

梦里一个人去了那片废墟，奇怪的是，虽然遍地瓦砾，但那间小小的售票亭和那个女孩却都在原地。「你在等我吗？」忻绫问道。「对啊，你说有事找我。」那个女孩回答。「但是……」忻绫看着她的脸，为难地说道：「我想不起来啦。」「不要紧的，有很多事都这样，一下子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反而隔段时间你不去想它了，突然记起来也不一定。」反正时间过去了就好了。」「在夜晚雾气的作用下，售票女孩的脸和善温柔，看起来像窗台上放的那束小白菊，连那不会转动的假眼球也不似平时一样凶巴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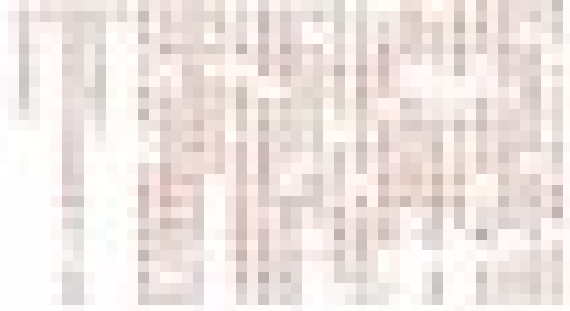
梦里的忻绫觉得最后那句话听上去非常耳熟，不知道以前准和她说过，同样也记不起来了，但她觉得那是真的。

时间过去就好了。

即使带着各自的缺陷和解决不了的疑问，应该是这样的。



Day
Endless & Night
长日无尽



1997
Emotions & Spirit
长日无归

新出图证(鄂)字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日无尽/玻璃洋葱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01

ISBN 978-7-5354-4635-0

I. ①长…II. ①玻…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7271号

长日无尽

玻璃洋葱 著

选题策划:金丽红 黎波 郭敬明

项目统筹:阿亮 痕痕

责任编辑:陈曦

助理编辑:张晓华

特约编辑:卡卡

封面设计:yeile

装帧设计:ZUI Factor

媒体运营:赵萌

责任印制:张志杰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430070

发行: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010-58678881

电话:027-87679310

传真:027-87679300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100028

印刷: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开本:640*960毫米 1/16

印张:14

版次:2011年1月第1版

印次: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162千字

定价:22.80元

 新浪新派书
book.sina.com.cn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长日无尽

Endless day & night

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GUO

CHIEF EDITOR _ CHEN XI ZHANG XIAOHUA / CONTRIBUTING EDITOR _ ZHANG JINGZI [FROM ZUI] / VISION ART _ SHANGHAI ZUI [zui@zuifactor.com]

COVER ART _ YELE [FROM ZUI Factor] / TYPESET ART _ CHU TING [FROM ZUI Factor]

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ZUI [WWW.ZUIBOOK.COM]



© ZUI 2011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长江文艺出版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长日无尽
Contents

• 第一章 引子	005 •
• 第二章 夏日农场，四位少年	013 •
• 第三章 谎言与秘密	047 •
• 第四章 忘了时间的钟	067 •
• 第五章 任宇扬	093 •
• 第六章 解决悬案的方式	105 •
• 第七章 爱和其他荒谬的事	127 •
• 第八章 职场中人	155 •
• 第九章 意外	177 •
• 第十章 仁爱传教修女会	187 •
• 第十一章 尾声	211 •
• 后记	217 •

第一章

引子



锁门，坐电梯下楼，一出大楼就望见一整块黑色琉璃镜般的夜空，宁静沉默，在折凌的眼中，却如海潮般起伏澎湃。她已经决定按捺住心情，不给上传照片的ID发任何消息，她知道，她的机会只有一次。

这一次，山长水远，赴汤蹈火，我要带你回来。

Endless day & night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从列车车轮和轨道的剧烈撞击中醒来，忻绫盘腿坐在卧铺下层，看着对面那个印度男人发呆。他显然已经进入了深度睡眠状态，脸压迫着枕头，上面残留着未干的唾液，微微发黄——咖喱吃多了口水也是黄的。

虽然是火车的一等坐席，但这间隔间的隔音效果非常糟糕，外面的过道里印度人走来走去，粗鲁地大笑叫她害怕，窃窃地对话更像场酝酿中的阴谋，另她越发紧张。失眠整夜，就怕薄薄的门板被撞开，被散发着咖喱味的人拎出这可怜的格子，扔到不知名的地方。她听说过，那些天真没有心机的欧洲女孩，因为和当地人签了自以为是“旅游保险”的文件，隔天便被合法卖到红灯区妓院的惊悚故事。

这是新德里到加尔各答的最快列车。本以为二十四岁的生日应该是在阿玛尼的彩妆以及米其林三星餐厅的烛光环绕中度过，而今，却在车厢里被无数蒸腾着咖喱味的大叔不怀好意地推搡，并踩过地上不知谁的头发，只为去厕所接一盆宝贵的水洗漱肮脏不堪的脸。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忻绫注视着车窗外一棵棵飞逝而过的树，又一次忍不住问自己。

大厦电梯叮一声合上的瞬间，忻绫忽然想起陈毅桢叮嘱要买的是机械钟而不是石英钟。临走时陈毅桢还把购物单塞在她口袋，她信誓旦旦地说：“放心吧，不会搞错的。”结果一出门就忘了。

一进地下迷宫一样的建材超市忻绫立刻晕头转向，胡乱按那单子拿了需要的东西，也来不及细看规格就逃也似的出来。螺帽的直径、踢脚线的长度、瓷砖的花色……一切的一切她都毫无研究的兴趣。

房子是陈毅桢付的首付，虽然是两个人一起还贷，但她还是时刻觉得自己像是寄宿女学生，小心翼翼地遵守着舍监的要求，却总也达不到令他满意的程度。

“之前不是把名称都写下来了吗？照着买也买错？”陈毅桢看着地上散乱成一团毫无用处的电线，皱了皱眉。

“我很认真地在找了，但人又多，东西放得也乱，刚找一会儿就被后面的人挤来挤去的，一个一个白眼刺过来……”忻绫看着那堆电线，不好意思地说道。

“算了算了，下次一起去好了……外卖呢？午饭买了没？”

“啊！对不起我给忘了，现在就去给你做！”忻绫一看时间都下午两点多了，自己忙起来昏了头，要忘记陈毅桢简直太容易了。

“方便面吗？已经吃了一个礼拜了，再闻就要吐了。”陈毅桢大声抗议。

“那蛋炒饭吧，昨天还有点儿冷饭没吃。你稍微等等吧，弄一下很快的。”说着忻绫也不管他答不答应，自顾自走进厨房。也不知是太急还是动作太大，一冲进去便撞翻了一叠白瓷盘子，看起来像是陈毅桢两周前去法国旅游带回来的那套。

“没事吧？”陈毅桢冲进来问道。

“没事，没划伤。”

“我哪里在问你啊！盘子都碎啦……”

两周前，忻绫忘记为了什么事开始和陈毅桢冷战。可能是他抱怨她永远买错建材零件，也可能是她摔坏了他从国外带回来的瓷器。但这一切其实只有一个原因——自从偶然点开高中校友论坛，发现有个熟悉的ID上传了几张印度仁爱修女教会的照片后，她就对所有存在的一切感到不满。拼接不严密的瓷砖也好，涂料的颜色也好，甚至是窗口望到的景色，无一不令她感到压迫。

“你到底怎么回事儿？”陈毅桢受够了小心翼翼地猜测，终于不耐烦地在电话里对忻绫吼起来。

“什么怎么回事儿？我一向这样啊。”

“你是三岁小孩吗？写给你单子买回来的东西没一样对的；和装修队约好周六过来你又玩失踪让人家扑个空；我爸妈让你回去吃一次饭比请玉皇大帝还困难……你到底在搞些什么？这婚是不是不想结了？”

“……陈毅桢，对不起，我要去找他。”

“要说对不起去和装修队说。什么要找他？你现在就算找装

修队长也不一定搞得定了。我告诉你……喂喂？”

耳边的声音好像来自很远的地方，她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挂了电话，眼前只有显示屏的暗光。

背、腿、膝绷成直角，她看着论坛的上传记录，一言不发。把鼠标往上拉一拉又往下拉一拉，接着保存。

房间里只有一盏 40 瓦的灯泡，像漏气的气球悬挂在头顶，映出她巨大的黑影幢幢。影子摇晃的原因不知是因为灯泡瓦数太低还是她的身体在发抖。

在墙上影子般的幕布中，她看到了遥远的加尔各答仁爱修女会，一个青年抓着一个形容枯槁，仿佛打一棒子就会散成一堆骨头的老年人，他们的周围是低眉垂目的修女和更多衣衫褴褛没有表情的老人。

而后那个青年的形象越来越小，几乎变成少年。肩膀也单薄起来，侧面的轮廓清晰瘦削，但仍能感觉到他的黑色瞳仁中一些始终没改变过的东西。

再然后是她自己。一把扔掉行李，冲过去抓住他的胳膊。

“终于找到你了，跟我回去！”

少年转过头定定地望向她，“我不跟任何人走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说。

房间的窗户没关，一阵风吹来，灯泡摇晃得越发厉害，墙上黑影形成的幕布突然消失。灯光滑过她的脸，复又暗下。

关上手提电脑，那张叫做“Nirmal Hriday 垂死者之家”的照

片已经刻在了她的脑海中。

锁门，坐电梯下楼，一出大楼就望见一整块黑色琉璃镜般的夜空，宁静沉默，在忻绫的眼中，却如海潮般起伏澎湃。

她已经决定按捺住心情，不给上传照片的 ID 发任何消息，她知道，她的机会只有一次。

这一次，山长水远，赴汤蹈火，我要带你回来。

“你真的打算去印度？”何家颖情绪激动，开始撕一片叶子。

“能不能找找你那个领事馆的同学，让他帮个忙快点儿把签证弄出来？”

何家颖扔掉叶子，一脸担忧地看着忻绫。

“可是房子还在装修，你说走就走，陈毅桢家里的人会怎么想？”

忻绫脑内迅速搭建了一个小剧场，舞台上陈毅桢摇撼着她的肩膀，说着什么既然贷款都没有出力，装修总该尽点儿心。要不然到婚后新房也别想住上，到时又厚着脸皮去二老家住，给老人添麻烦。

“你……什么时候办酒？”何家颖一边翻着手机找那个领事馆同学的电话，一边问。

“六月份。”

“什么？还有三个月不到，你疯了！”何家颖摇头。

“所以让你快一点儿，我又不是逃婚。该做的事做完我立刻就会回来，你红包礼物一样儿别少，等着我办酒验收！”

何家颖盯了她半晌，好像在看一个精神病患者，眼神很复杂。

半晌终于撂下一句：“跟你那么多年交情，你去印度干什么

我虽然不知道，但一定跟那个人有关。我劝你一句，现在世道不景气，陈毅桢你看着办，扔了这张长期饭票，再找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果然符合何家颖的一贯论调。忻绫见她开始整理超大LV包，心里开始后悔，明明知道她会把自己当傻瓜，为什么又去找她。虽然有些不开心，但还是客气地说：“你有事先走吧，我来买单。”

目送着何家颖去地下车库取车，忻绫突然觉得自己像泄了气的皮球耷拉在椅子上。不知道为什么，她和何家颖明明都认识超过十年了，在她面前却永远表现得外强中干，她是要向她证明什么吗？又不见得比她活得更超脱。

而且，到底要怎样才能和陈毅桢解释这一切的反常举动呢？

一周后，忻绫晚归，客厅里一片漆黑，打开灯，却被端坐在沙发上的陈毅桢吓了一跳。她拿出刚取回的护照和机票放在桌上。

陈毅桢看着她，一动不动，“如果你都已经考虑好了，我不会拦你。”

“我会回来的。”

陈毅桢没接她的话，自顾自地说下去：“阿绫，有些事我以为不用说也可以，但是你向来记性不好，我怕你会忘记。”

忻绫不知接什么话好，对方始终低垂着脸，也看不清眼神变化。

“你已经是妻子了，有些事需要负起责任。”

忻绫骤然明白过来，房贷尚未还清，她在房产证上有名字。

他把她当做什么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也许刚才在外面吹了风，从头发到脚

趾都是冰冷的，血液在趾尖凝固，无法回流到心脏。“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是对不起，我一定得去。”

她急急收起护照、机票回到自己的房间，靠在房门上，想闭上眼睛冷静一下又觉得一片黑暗更加心悸，只好努力睁开，望向月光未尽之处。

“你疯了。”

“有些事你要负起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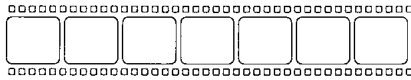
“我不会跟任何人走的。”

脑海里三种声音的交会还没消失，便已置身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人流中，此时方才觉得人之渺小。燥热的风吹过来，把她包围得透不过气，车站外随处可见衣不蔽体的儿童不友好地望向她。十六个小时的航行，十四个小时的火车，此时，异国的色彩、声响、气味，统统都退远到另一个地方。忻绫紧紧地抱着行李箱，脑海中来来回回还是那三句话。除此之外，她的手中只有一张打印的照片，背面是几个字母的地址。

忻绫再次捏了捏照片，迎着清晨的雾气深深呼吸了一次。

第二章

夏日农场，四位少年



尽管短暂又平淡，但很多年后，忻绫回忆起隔着一个草垛看着卫峥横陷在秸秆中，好像还能闻到若有若无的麦香气。那时卫峥交叉的双臂枕在脑后，金色的草屑在他偶尔看向她的目光中飞舞，忻绫一直觉得这就是她庸冗青春里最超现实的一幕了，尽管这一幕什么都没有发生。

Endless day & night

水房的灯幽幽暗暗，等开水灌好的时间，忻绫定定地看着地上的水迹里映出来的自己的倒影。照例是松松垮垮地趿着拖鞋，线裤堆积在脚踝，明明天很冷也不肯多穿，缩着脖子，几缕头发垂在脸边，分叉的发梢迷漫在水汽中。

长相一般，性格也有点儿内向，晚自习结束后总是无处可去，只能打水洗漱早早睡觉。寄宿制高中最大的缺点就是把那些平庸者的无聊生活像播纪录片一样毫无隐私可言地公示开来。

“明天放学去超市买些水果么？我觉得很久不吃苹果，皮肤有点儿粗糙。”何家颖相当注意维持自己剥壳鸡蛋般的皮肤。可惜，这个年纪多的是内分泌失调，她的鼻子正中又凸起一个油亮的青春痘。

“嗯。”忻绫关了水闸，有一搭无一搭地回应，“走吧，明天陪你去。”

俩人拎了水瓶沿着花坛回寝室。突然间，忻绫感觉身体一歪，